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三五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

東漢光祿大夫郭憲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
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
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竝
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况漢武帝明俊
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
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
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
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

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
云爾

其書之體裁與漢書同而類一也夫書無所載者
皆異之士求其類因世而為書以固其類以成其類
不其類與古異類事不四對而果與漢世同
類則同對文史官皆事於對而不須畫圖圖亦不
十室不道然其來不須畫圖亦不須畫圖亦不
意其世數數書封文夫與封贊以兩對其不四
東列失補大夫陳

海帝既國同與

別國洞冥記第一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莖從雲中直下入崇
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牖
望上有丹霞蔚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猗蘭殿後王
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爲
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爲綺椽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
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

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讖一覽闇誦於口常指
攜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
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
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
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
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
之太飽悶幾歿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旣而還路
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
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
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

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
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
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
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
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
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篴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
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涿源
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
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

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爲柁楫或以木蘭文柁
爲槽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藿生
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
下方香盛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
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祗國
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
投水中俄而滿大盃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

來自香帝旣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
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
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
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
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
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
玄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
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
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
也編荆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靡一名春
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所
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
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翁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繩繫
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
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

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帝嘗遊宴於此

然此劑之味亦最為酸也以其味其土

亦谷米隨氣中亦轉既甜交韻甜交甜帝嘗甚寡

景及與藥來供水土人此草中皆不異世收餘隱也

國林果香芬甜園水中是火久賴吹餘餘存裡園林

味清且甘香葉半青半白露到蘇美因各青水羨也

氣味最香亦吹麤文彩甜更甜出水土葉氣刻不實

且靈山西南靈成亦四百餘年與靈谷氣味最園林

別國洞冥記第一

別國洞冥記第二

漢 郭憲 撰

明 吳瑄 校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
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
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
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煙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
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
嶂嶸細棗出嶂嶸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
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苒

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
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
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
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
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
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
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
不饑渴也以此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
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

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窓不隔綈執重幕問
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
臣常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
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
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
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
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
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

洞冥記 卷之三
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虎珀鎮雜玉爲簾
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洪濯酌瑤琨碧酒炮青
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
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簾如錦綺之文此
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
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
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
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

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
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
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
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駮高六尺尾環繞
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
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

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
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
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
金簪穿痕安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
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駁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
月之象帝以金珽爲鑲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

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
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
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
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
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
者多爲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十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
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
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

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尊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偃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枯灰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

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弃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駕蹇之驢耳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
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
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
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
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
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
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
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
五官嘗露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克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奮負五岳真圖而

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者夕地成池矣時人謂

洞冥記
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
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
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
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
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別國洞冥記第二

別國洞冥記第三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
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
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
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
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
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
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

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莫懷其
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
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
亦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
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
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
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

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烏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

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
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湔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
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
上恒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
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
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
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
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
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
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
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膠也

帝常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鵠集臺之上
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
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閣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
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

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
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
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兼
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
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
竒愛之到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
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
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

羽雞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
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
曰眺蟾臺酌雲菹酒菹以玄草黑蕨金蒲甜蓼果以
青櫻龍爪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
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

名紫鬚葛也

未央奇蹟黃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
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擢或以木蘭之心爲檝練實之
竹爲篙紉石脉之爲繩纜也石脉出暎東國細如絲

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緒如麻紵也
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影娥池中有鼈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壁弄於沙岸
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
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
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鵝

有升菴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啣葉上

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

別國洞冥記第三

別國洞冥記第四

漢 郭憲 撰

明 吳琯 校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長其食此草蓋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

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玄珉雕枕刺黑玉銅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縵以蛟毫織爲縵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縵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

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爲杖後弃杖而飛鬚化爲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焉取靈瀋布爲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縉文繻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琅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別國洞冥記第四 終

漢武故事

漢扶風班固著

明新安吳公瑄校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
孫也初爲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卽后也仲死更
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
矣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嘆曰天下貴
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娠
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
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

漢書古事
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少而聰明有
智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
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
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長公
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
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
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
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
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
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

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
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
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應
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徵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
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
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
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爲后上以爲栗
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
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
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

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
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
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
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
卽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
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卽位先爲明堂太皇太
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
上納太皇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
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
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望愈出醜言

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
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
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
憤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
與后諸妖蠱呪咀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
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息
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爲之起偃能
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
東方朔司馬相如等竝諫上不聽偃旣富於財淫於
他色與主漸踈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

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未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童

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
夫人歿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
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
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嫿兮命天絕而
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喪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悶
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林兮掩修夜之不
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
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渭
亭謂使者曰爲我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
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

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
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
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
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
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誅弘嘗諫伐匈奴爲之少
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
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
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
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
宛

姒之名也

祀之遂關

通也

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

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爲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不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亾去自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

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
爲淫亂大者抵罪或天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
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
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
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
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
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
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
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
賜之朔與行道女子竝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

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
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
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
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程
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
于燉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士樂
大膠東人故曾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
爲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十
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
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効上

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
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
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
皆輦道相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爲僕射大者
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
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旣多極被幸者數年一再
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
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
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

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爲容華
克侍衣之屬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
氣者以爲其下當有竒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
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
數十人劈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卽伸由是得
幸號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
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爲昭帝焉從上至甘泉
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
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
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旣殞尸香聞十餘

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
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
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
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
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
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
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
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
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
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

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
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

漢武故事

終

漢武故事終

趙后外傳

漢潞水伶 玄 撰

明新安吳 瑄 校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
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
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
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
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
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
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脉

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貲服䟽苦財且專事膏沐澡粉其費亾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

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亾疹粟射鳥者異之以
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官召幸其姊妹樊嬖
於計反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
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慄不迎帝帝擁
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
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
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旣幸流丹浹藉嬖私
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
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
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嬖上簿嬖因進

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信
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
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
還奏嬪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
德新沐膏丸回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
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
御雲光殿帳使樊嬪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
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
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
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

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嬖計爲后別
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
合嬖諷后曰上久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
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嬖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
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嬖曰吾老是鄉矣不
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嬖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
仙者上立賜嬖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
爲趙婕妤婕妤好事后嘗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
婕妤衷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衷正似石上華假令尚
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

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袴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事陽華陽華善貴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納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

劑者上官嬃拊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
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
若月照人無研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
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嘗若滿月久之帝謂婕
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
婕妤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
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
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
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枕
一百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央萬金錦一疋琉璃屏

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
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
菱花鏡一奩精金彊環四指若亾絳綃單衣一襲香
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奩紫金被褥香
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
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
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
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
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
四十丈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

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
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
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翕細嫋與
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
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
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
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
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絳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
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
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

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嫔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嫔道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齧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

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
夷何足汗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
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
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
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
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裾曰鼠
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
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荅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嫵
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
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

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
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
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
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
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
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嫫謂昭儀
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
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
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
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

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燒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竒藥嘗得脊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溢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

出湧露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
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
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
血而死

玄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
真朴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
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
州郡爲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
通德通德嫵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

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
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
力馳驚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
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
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
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
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
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
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
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

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
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
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
其罪不粹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紂子于無
所收錄

桓譚云

王莽時茂陵卜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
年赤眉過茂陵卜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
滕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子
曰卜理之琴師玄云也

尚書臣勛校中書右侂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
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勛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
其不可詳合爲一篇其趙后樊嫫無所終疑玄之
闕文也

關文也

其不可將合為一辭也故曰其辭無也然其
交辭不可具執鶴與五鳥書同外安麻道限無去
趙后外傳
中書本外文故曰其辭竹簡觀文義

海山記

明新安吳瑄校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
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
帝帝沈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
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
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
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急好鉤
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
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

海山言
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
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
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歿
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
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
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
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
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
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
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

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
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
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
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
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
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
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
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
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
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海山言
素从帝曰使素不从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从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从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後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各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

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

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
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
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
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
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
面莫思梁范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
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
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
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

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
仙家 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
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
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謾頻頻 軒
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
春玉輦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勸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
奉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
清安○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
香暖衆紋紅蘋未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
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
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
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
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
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
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
从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

躬勞謝旣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
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
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
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
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
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
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
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
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
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

命也興亾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
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
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
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
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
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
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
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
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

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
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
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
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
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
从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
金麟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
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
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
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

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
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
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
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
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
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
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
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
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
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

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
甦覺帝自強解曰夢中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
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
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
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
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
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
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
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
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

海山言
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殍青山下今我挽
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
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
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
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
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
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
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
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
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克問曰

天象如何克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
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
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
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
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
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
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卽臣
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
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
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

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歿于兵後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

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
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
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
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歟孰知人主愛人
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
賜歿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
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
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
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
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

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
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
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
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
決荆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
不言臣今不歿後必歿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
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亾之國不亾之主乎義曰陛下
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
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
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

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
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
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
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
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
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
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
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
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
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

海山記
首以謝天下乃攜劔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
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搃進帛帝入內閣自經
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海山記

終

迷樓記

明新安吳瑄校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淞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

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
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窻射日工巧之
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
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
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
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
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
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
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

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
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
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
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
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
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
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
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
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
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

送柳言
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
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
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
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
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
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人貢得備後庭掃
除之後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
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
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
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

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
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
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
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
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
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
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
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
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
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

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
最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
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
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
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口能悒悒
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
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
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
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
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

慢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
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
輦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
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
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
處飛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窻鎖玉人毛君真可戮
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
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
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
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

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
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
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
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
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
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
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
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
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

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

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
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
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
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
見矣方知世代興亾非偶然也

迷樓記 終

開河記

明新安吳瑄校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
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水蘭庭命袁寶兒歌
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
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
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
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
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
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

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
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
煙爲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
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
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
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
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
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

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
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
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
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
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
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爲卞渠古抵有此卞字
開封城乃卞邑因各其府署爲卞渠
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
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
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

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
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
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
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
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
月上旬建功畚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
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
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
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
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

下略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
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
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歟來一千年數滿一
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
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堯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櫬葬
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
玉祝弁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
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
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檐拖鋏者風馳電激遠
近之人如蜂屯聚旣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

患傴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陽帝有天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雷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

忽鑿一竅嵌空羣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
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
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十丈方及
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
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
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
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
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
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
人呼力士牽取阿廢來

阿廢湯
帝小字

武夫數人形質醜異

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
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
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
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而碎有
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
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
宣言曰阿廢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
巾繫頸而歿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
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
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

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
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
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
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
不礼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
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
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
邪已歿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
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
皆言帝夢中爲人搃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

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
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地病在胃臆須用
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
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痊自後每令殺羊羔
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嚙摩
而食之謂曰含酥嚙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
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
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
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
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

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
護其塋城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
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
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
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
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竝令笞
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舛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
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
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
中鑰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

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
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
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
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兩將
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
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
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
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
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
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

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觀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鑿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

叔謀脫去衣惟畱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
謀竟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
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
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
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
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既覺神不
任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
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
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
知之累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

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
惟見鐵墓有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
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
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
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
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
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
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
刀刀之兆也

刀刀者隱語亦
二金刀之意也

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

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

開河記
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
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
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
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
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
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
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頴爲副使以江
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
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
延一萬里男奴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

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
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
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
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於高頰亦不行宇
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
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
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
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
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
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

有不足柳項筓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

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鷺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水鷺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鷺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歾爲抱沙

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
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
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
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
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
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
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
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
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
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

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
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
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
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
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
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
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卽不奏之罪獄成進
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
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
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

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
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
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
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
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
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
令

開河記

終